浮溪遺集

浮溪遺集卷之十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虜索金繒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程振給事中安扶督民輸一日虜坐城闉猥謂四人者曰吾國賦羊馬於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逞四人者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繒何有哉顧誠亡有塞責虜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

而置其餘程公恐尚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虜不勝其忿四人者皆死之建炎初上卽位哀其忠降璽書褒歎各進官七等於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議大夫官其子若親屬二人下饒州給墾事遣官護視厚賻其家言者謂未足疇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匱公諱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大王父承憲大父溥父翺世業儒爲聞家翺以公故贈朝請大夫公少有軼才未冠求師友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英陳瓘張廷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公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州學教授留爲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會詔近臣求人材可用者或以公聞名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親老丐外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留居東州五年奏立孟子家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皆見聽改京西南路提舉常平入尚書爲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史時大臣崇黨相軋若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麗公孤立行一意屹然其間人服其正遷辟雍司業兼太子舍人改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餕受爵必以上嗣既禮備載且元豐燹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與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驟加奬重後每進說古今治亂輒向納之遷左司員外郎

兼官如故時方臘暴浙右聲搖京師公從容爲宰相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快然不悅曰上且謂黼挾寇奈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趨出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振老成忠實必以爲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淺且雅長詞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熙載黜知亳州黼悉熙載甚欲公劾奏且以醜言詆之公不從黼大怒風言者論公有黨責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修撰丁內艱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太子受內禪是爲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

趣還舊班對便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尚書吏部侍郎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機如金人拏兵且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裁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爲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爲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爲非而止或出聖斷踰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辭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爲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乃聞虜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掎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於

大臣卒不能用連抗章求去優詔不從以吏部銓綜有聲滋欲試之民事除開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矜多取旨原貸祖宗行之歲久好生洽于民心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宜一准祖宗故事遇得旨即著爲令令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亡卒獲數千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且未央當繫有司寧無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爲然卒如公請除尚書刑部侍郎久之虜邀天子幸其營公亟曰宰相何稟思所以折虜之語告于上而郤之稟忽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群臣失色已而虜求金不已朝廷莫知所爲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實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初公爲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覘虜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積中語告諸朝泊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興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兇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爲之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爲知道其

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戸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聖人之意也他日淵聖爲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欲去健羨疏左右近習之臣而揚戩方興龍德太乙之役懼不得肆因讒家令馮揚將輔太子幸非常太上皇震恐執揚誅之而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鞫龍德宮近侍梁忻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纖芥之疑不行聞者無不歎服公居鄉專趨人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喪積年不能舉命其子邁一日辦之蓋公之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敏贍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玩無斁爭藏弆爲榮著義語及詩文七十餘卷藏于家妻董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傅公學次未名生公卒之某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樂平縣嶂嶺原大夫人塋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抵掌以禍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耳及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於人者比肩接迹也聞公之風者亦可以少媿哉某少以同郡登公之門知公之詳宜莫如某邁以國子司業程

瑀之狀來請謹叙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洎
川之上游天既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娉節冠切雲而
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龍蕩而失淵
衆憚殃而逭禍兮公踽踽而直前左攘槍而右窒窳兮公
胡獨罹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齊死生於夜旦紛衆美會
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偉蕩陰之節死兮吾將從昔賢
之所歸

龍圖閣學士左朝請大夫滕公神道碑

滕姬姓文王之昭也春秋時以小國介齊楚之間漢魏晉

世不乏人至唐有諱令琮爲國子司業者子孫蟬連縣十
餘世譜牒相傳曰堯臣任衛尉寺丞於公爲曾祖曰公綽
任宣德郎於公爲祖曰友任朝請大夫於公爲皇考以公
貴皆贈東宮師傅官妣祖妣皆封郡夫人公諱康字子濟
應天府宋城人年十六補太學生俊邁絶人諸老生皆屈
輩行與交既冠擢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通州司理參軍秩
滿陞晉州觀察推官試學官中之除興元府府學教授首
冠詞學兼茂科入秘書省爲正字公以軼材進滯儒館三
年有餘人爲公不滿公處之裕如久之遷著作佐郎尚書
工部員外郎入對敷奏詳明徽宗喜曰頃得卿詞學程文

甚敏盖有意用公而不爲當路所右歲餘裁移禮部又數年爲國子司業連丁內外艱服除而靖康二年金人至京師時上開元帥府濟州郎即以檄召公有詞學精贍明習憲章之語公至濟州率先羣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乃除公太常少卿相登極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筆詞旨激揚聞者無不感動流涕尋擢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公忠精出於天性平時臨事未嘗詭隨及居論思之地知無不言見有未合公論者必反復開陳蒙上聽納而後已顯謨閣直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減年轉朝奉郎公因言忠厚隆

祐太后之姪太祖太宗以來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故日者給舍交章論列乞換忠厚右列陛下方色難以奉母后故未即施行其如中外之情未厭願少垂省覽以毋違祖宗成憲從之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遥郡刺史公封還詞頭力陳陛下即位以來凡發號施令立政造事必法祖宗燊憲惟能法祖宗故能得人心而當天意邢煥中宮之父也孟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猶曲從人言易戎班之秩康義何人乃敢奉燊憲如此義者內侍康履之父也自古召亂之源不出於外戚之撓法則出於內侍之干政漢唐可鑒登極恩各遷官一等天下之至公也祖宗以

來未之或改康義乃以御寶批降特旨一官而暗陞五等之秩觀此有異於墨勅斜封之時乎凡再降旨令行下終不從命人莫不重公有守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軍贖金公言世忠偏裨無赫赫功秪緣捕盜微勞躡官數等位亞節旄人所以未有言者以方群盜充斥姑責其後效比卒伍背叛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恬不知罪致臣僚論奏乃止罰金將何以懲後世忠降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世保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公以光世之章前後牴牾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趣以行詞公言給舍繳駁命以次官行下兩省故事也陛下以臣言爲是即

當更下監司覈實次第推賞先及城守官兵而後彥文進職以臣言爲非循國家故事可也論列諄諄不已大失宰相意會有布衣試後省者不合體式而公以文理優長取之諫官李處遯迎合論奏遂除公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衆論爲之不平未幾車駕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及陛對奏疏乞寅畏天命固安人心其畧曰去歲郊禮前數日太陽示變驗之圖史爲異甚大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之告使陛下修厥事以應天者未至比逆臣敢萌不軌天之示象前已著明惜朝廷不知先事而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恩倖斂怨幾陷覆轍姦宄犯順而未即授首陛

下盍察人心所嚮而少留聖意乎今惻怛愛民之政徒爲
空言而百姓不以爲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
不以爲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
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
度得無一二類臣言者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褒諭有
諫臣風除左諫議大夫公在諫省旬日封章屢上上稱其
知大體遂有意登用擢翰林學士面奬再三卿言甚忠非
卿孰爲朕言者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
炎三年天子反正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爲趨陜之計既
還建康又建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民於東南公力持

不可時在諫省語御史中丞張守曰吾曹當以死爭既執
政又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歎曰公眞執政之才也孰能
受命二日而決此大計乎諫官袁植請誅黃潛善汪伯彥
公言儻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上首肯久之卽批出
罷植諫職翌日見上曰昨日觀罷袁植之命有忠厚之言
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一大
臣國家歷祚縣長過於兩漢者此也上大悦李成遣屬官
至金陵力求淮南呂頤浩欲從之公曰此養虎遺患也成
已命知徐州遷延不進莫若趣其之任使遠邇聞之知朝
廷之命必行成旣情得靡然退聽陜西進馬上擇其一良

者獨賜公且詔應恩數並依同知樞密院事無何詔恭請
太后奉神主之江表以叅知政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
事公爲資政殿學士同之從衛以行邴辭疾則又命公權
知而劉珏爲貳賜公親筆手詔凡百四十六言極褒嘉之
辭許綴宰執班奏事寓治都堂公從衛至洪劉光世統大
軍爲屏翰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洪乃退保處州殿中侍御
史張延壽不知曲折極口詆公於是落職提舉亳州明道
宮延壽言之不已又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
未期年許自便其年九月復左朝請大夫依前宮祠紹興
二年九月某甲子薨於江西春秋四十有八元室常氏贈
右諫議大夫安民之女封咸寧郡夫人次室朱氏尚書右
丞諤之女封咸寧郡夫人一子曰珙某官二女爲某官管
鎮某官梁興祖之妻孫男女六人有文集二十卷翰墨叢
記五卷韶武遺音三卷紹興三年四月某甲子珙奉公葬
平江吳縣至德鄉華山紹興八年三月追復龍圖閣學士
藻與公同爲建炎元年中書舍人者也聞公立朝訐謨獻
替之餘莫詳於藻謹擇其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
自古明盛繇臣納忠靡懷不陳無壅不通在貞觀世賢哉
鄭公封章敢言日沃帝聰政否斯替卒成治功至誠愛君
夫孰與同公典其後獨紹乃風造膝袞袞略無隱衷言聽

諫行帝旌匪躬遂參兵柄頗牧禁中折衝銷萌應變不窮
國以興起宛如鎬豐上方疇咨分陝忽東天胡中奪年未
及翁邦國殄瘁簪帷一空應期而來神復返崧琢詞于阡
用赫厥終

浮溪遺集卷之十　終

浮溪遺集卷之十一

神道碑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神道碑

崇寧間鉤黨之論起元祐以來士大夫爲世指名者悉墮
黨中故一時盛德精忠之人往往齎志以沒既沒矣子孫
懼及率秘其閥閱不敢傳逮靖康黨禁除人人爭言嘉祐
治平以前事於是昔之悼不幸土中者咸振耀于時公雖
沒於崇寧之初爲不與其禍然用事者猶指公爲黨人至
紹興九年公之卒葬也三十八年矣而墓碑未立公之子
七人惟詒度在詒度以書來乞銘某少仰公名以不獲拜

公爲恨今乃得執筆次公之行事幸矣然某去公幾四十年更士大夫以言諱之時公之行治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謹掇其灼然在人耳目者序而銘之公諱楫字元通姓傅氏系出北地自祇亮世仕江南子孫因散處江淮間有居光州者遭廣明之亂從王潮奔閩數世而至公高祖仁瑞又徙居興化軍仙游縣故公今爲仙遊人曾大父獻大父倜皇考滋皆以地遠京師不求仕而皇考尤有信義爲里人所宗以公故贈朝奉郎公少莊重如成人甫七歲從鄉先生學已能痛自刻厲他兒戲旁譁笑如不聞反幷取其書誦讀未冠試廣文館第一其文天下傳誦之既不第而

歸有貴人欲留公使子弟學焉者公曰吾方求師友資身未暇也聞孫覺陳襄有學行摳衣從之襄門人許安世江衍之流皆嘗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稱公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擢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揚州司戶參軍守遇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諉公而促其期公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寘諸法守雖疆聽而不能平乃欲以煩劇困之會天長令缺檄公攝承公發伏摘姦如神猾吏惡少年皆屏迹褫氣天長大治更以最聞丁外艱歸里中里中事有不能決者悉從公折衷或望公門罷訟而歸調福州福清丞帥曾輩負材倨視天下士獨與

公鈞禮改蘇州錄事叅軍復丁內艱免喪授太原府大谷令白誅徙鄉而還爲民害者一人於是公之仕也二十年矣猶在吏部選處之怡然未嘗以窮達介懷會曾布帥大原謁入大驚曰是福清傅丞爲吾兄所知者邪率郡使者交薦且以書言之朝廷公卿間改宣德郎知吉州龍泉縣時孫覺爲御史中丞謂公曰朝廷欲用公幸少留除書且下矣公曰仕所以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之辱今頓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我所當得也徑出國門不顧道除太學博士所至學者闐門四年足未嘗及宰相執政之門秩滿即日詣曹曾布知樞密院與其副林希共薦之宰相亦雅知公名除太常博士公長禮學自神宗時議祠北郊至是有詔復議議者多持兩可公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儀衛賞賚之類使悉得其中上之後卒施行如公議紹聖二年徽宗由遂寧邸就資善堂學詔大臣擇德行老成人爲傳宰相以公名聞除諸王府說書舊制諸王課學書屬文而不及經公言王當以德義爲先區區翰墨非所急請先講子史以懋王德從之明年徽宗封端王就除記室叅軍又明年爲侍講又明年爲翊善中人執事王府者例與宮僚昵公獨正色不與親雖一府以爲介而悉嚴憚之王亦爲之加禮閱五年移官者四而不出王府同僚或歲中

屢遷公未嘗一語及之會諫臣鄒浩以言事譴公厚贍其
行坐是免所居官裁兩月徽宗即位首問公安在即除直
秘閣進尚書司封員外郎擢監察御史權殿中侍御史論
內侍都知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移國子司業遷起居郎名
試中書舍人徽宗面稱訓辭有西漢風於是曾布當國以
兄弟於公有汲引恩冀其助已公歸然守正凡朝廷命令
不合者因是中傷公公不恤也徽宗顧公潛邸舊見必咨
訪公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獻語宰相亦諄諄及
之歸則削藁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上清心省
事徽宗曰近臣中唯傅楫爲朕言此甚詳然後人始知公
所以啓迪上心者其卓至皆此類也建中靖國秋見時事
浸更張竊歎曰禍其始此乎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聞者
莫不甚其言公笑曰後當以吾言爲信遂求補外詔不許
懇祈不已最後中書舍人鄒浩爲請迺聽除龍圖閣待制
知亳州到郡數月屬疾易衣跌坐而卒年六十一實崇寧
元年二月五日也公於孔孟之學精思而力探之不臻其
極不止又天資簡淡於世事無一可關心者專用經史自
娛聚書至萬卷平居正衣冠如對大賓否則瞑目燕坐不

妄出一語雖在閨室無秋毫之欺故能死生禍福不入胷
中視進退窮通若夢幻然雖當是之時直道立朝不爲無
人若夫先見如蓍龜卓然引去者唯公一人而已大觀中
大臣屢欲以公入黨籍徽宗念公舊學之臣而止後每因
事必及公姓名而卒不爲大臣所佑故公之沒邺典不加
焉公之堋在今常州宜興縣善拳山之原累以諸子恩贈
少師妻陳氏亦贈越國夫人子諒友誼夫皆擢進士第諒
友仕至奉議郎尚書膳部員外郎誼夫朝請郎尚書兵部
侍郎謙受朝奉大夫夔州轉運判官與詒徽去病譽處皆
相繼前卒詒度今爲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有文集

三十五卷藏于家簡古而精深世以爲法銘曰

道有所寄千年一儒世得而用一人萬夫公承丘軻知學
元本匪惟知之亦踐其壹用此玉立直哉惟清世無可媿
以道死生晚登玉門帝實知我擢躋近臣初不求可正色
凜凜儻忠上前寧非太剛嘗道則然帝知雖深時不我與
奉身而行世莫能禦竟脫黨禍歸安九原世評既公盛德
乃尊聞風而興百世之下我爲銘詩以詔來者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太中大夫衛公神道碑

建炎三年二月上自維揚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之臣
一日顧宰相黃潛善汪伯彥曰衛膚敏安在其趣以來時

乘輿新渡江人皆南竄道路兇斥公獨晝夜北行及上於
平江上聞之喜顧御史中丞張澂諫議大夫鄭敦曰衛膚
敏至矣公見上泣且亦泣曰卿在諫省朕知卿忠每以卿
言爲信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公頓首謝曰邇頃
在維揚數爲陛下言維揚非駐蹕地請早還建康今臨安
亦非帝王居宜須事定亟還因陳所以守江之策上首肯
曰是吾心也翌日再對歸即遇疾猶扈蹕至臨安拜尚書
刑部侍郎未拜聞明受之變慟哭舟中疾益革上章請老
不聽乞輿醫秀州從之進尚書禮部侍郎尋上印綬卒年
四十九書聞上歎惋移時特贈太中大夫他日見其同貶

中書舍人汪藻曰衛膚敏可惜其爲上眷知如此公諱膚
敏字商彥少力學問宣和元年以太學上舍生奏名徽宗
親擢爲第三人而稱其文明白贍美授文林郎南京宗子
博士越數年同年生王俊乂對徽宗憶公姓名問今何官
俊乂以實對徽宗曰尚吏州縣當時豈不堪學官耶今行
名之翌日召公既見改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時國家新
與金人和議遣生辰使宰相擬十餘人徽宗以公爲可假
給事中往聘公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未聞虜遣使而
吾反先之於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爲朝廷羞請至燕山候
之脫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爲然洎至燕山金人

果不來置幣而返七年復遣舒宏中往已陛辭矣上改命公逢賀嗣位使許亢宗亢宗言虜且大入止公毋行不聽及燕報愈急衆洶懼不敢前公叱曰君命也其可辭乎及疆知虜渝平益不爲屈金人荅書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豈所以待鄰國故北朝立國當以禮義今修好不以禮交鄰不以義將何以立國乎拒之旬日卒易璽書及授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爲虜酋大怒觀者爲股栗公處之晏然虜莫能奪繇是不悅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州與幹離不遇請公相見公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虜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拜乎皇子雖貴人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偕君是一國二君也無不祥大焉乃長揖而入既坐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眞僞不可知因縱言及軍事公連挫虜幾復被留淵聖皇帝受內禪始還進官三等遷尚書吏部員外郎於是高麗入賀以公爲宣問使假太常少卿浮海往之而殺其禮公曰國家厚待麗人久矣今一旦鐫薄恐失其心不若如舊便從之至明州顧時多艱凡緣客及民者率以便宜從事所過無秋毫擾初詔使人春見其冬金人逼京師詔令不通使人坐館淹久日費以萬計公度侯詔而遣則失風潮之期留之經年東

南之餼率竭矣乃以幣易金繒厚餉其使而移文遣之建炎元年還朝歸矯制之罪上大嘉賞遷衛尉少卿公言屬者虜犯京師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知虜已棄去秋必復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爲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濬隍以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車駕姑即建康而勢萬全矣擢起居舍人又言方今二聖未還陛下於宮室衣服飲食之奉宜痛節損雖郊廟亦不用樂庶精誠有以感動天地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既就職首勸上以守法度慎爵賞正紀綱因指陳時政之

失有崇寧大觀宣和之弊未盡革者十餘事言甚卓至上皆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繕之役付揚州升暘宮造作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戾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詘之先是公論時政上曰崇寧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祿唯恐失人主之意故於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禍自今當以爲戒故公因此以堅上意時中貴人李志道以赦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內侍省都知容機亦落致仕公論執再三皆朝奏暮罷二年春拜中書舍人公前勸上守法度會邢煥以后父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以太

后妖除顯謨閣直學士公力言非祖宗制煥尋改觀察使而忠厚自如公以驟自諫請除舍人疑有因乃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叅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平當罷若以爲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於司馬光上令宰相諭公曰朝廷以次遷非論事也公猶不拜居家待罪者逾月至忠厚易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事本命令有不當輒封還之風采振一時而宰相滋不悅乃以事出公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議者爲不平未逾年上思公召還焉公上世齊人唐末避亂徙錢塘又自錢塘徙華亭故今爲華亭人曾祖至祖九思父公望公望贈奉議郎元室繼室皆朱氏封宜人三子仲英仲傑仲巡而仲巡早卒仲英仲傑皆右承務郎一女適右廸功郎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王嵲公爲人剛明邃於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見其當然決意行之雖禍福死生陳前莫能移其所守故使異域館遠客天子必以屬公而公亦必得其要領在人主前論事亮亮援據精詳切中其忌諱皆人所難言者人主未嘗不改容嘉納遭時變故上慨然起公於流落之中意豈淺哉使天假之年其設施當如何方向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不忘而形於

屢歎也公卒以建炎三年四月丁卯葬以其年七月甲申其地在湖州烏程縣戴塢之原既葬八年而仲英遂求余銘不已余從公游最舊在西掖時又與公同貶知公爲最詳者是宜爲銘銘曰

自古臣主鮮逢亟垂公於三君展也必諧厥諧伊何一以忠盡遭時屢更吾見其進始事徽考飛英下僚以節歸報靖康之朝建炎中興公首寤用知無不言莫若公勇帝不知我吾寧盡規諫之剴切帝故見思氣荅虎狼萬里之外死生關身曾不少槩當饋與歎詔追而來來而不年亦孔之哀葬雖異州同此澤國刻詒無窮曰宋遺直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陶氏自征西將軍爲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之遂爲著姓然世家江州不知居吳興者何別也君諱旌字季成吳興人曾祖浚祖謹世以詩書教子父彖進士起家卒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議大夫君少孤力學問欲名官必自已致中元符三年進士乙科調陜州司理參軍童貫用兵陜西請君從君辭軍旅非所學貫遣客諭君幕府綜文書而已矢石非所及又固辭而貫亦不能彊也知邢州任縣坐小法免爲台州軍事判官潤州司兵曹事改宣義郎時卿寺丞掾號美官寒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

君者欲以此留君君度食貧留京師非便求金壇令以歸其不汲汲於進取如此罷金壇如京師即日詣曹以已所當得者調官於是又知鄭之管城婺之東陽杭之富陽低徊數邑幾二十年晚於吏部之格稍升而君不堪久次寧貶損以從其所安在東陽時俗喜鬬家藏鎧仗閭里苦之更數令莫能禁君痛懲之風俗爲變人皆按堵至畫像祠君盖君不以希世爲心故臨事敏明毅然敢爲所居可紀他人莫之及也積官至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於富陽當政和宣和間士大夫尚奔競苟秋毫之利可以關身者必巧謀捷步以取之君獨怡然靜退甘心州縣以老略無幾微見於言面所謂安於所遇者如君非邪元室吳氏次室郭氏皆封安人一子曰定今爲從仕郎知潭州善化縣一孫曰遷建炎四年六月癸酉定奉君塟湖州烏程縣法華山之原合安人吳氏之墓後二十一年定來求銘

銘曰

世競馳之已靜持之世依違之已勇爲之仕雖柅之志則起之杼山竁之蓍蔡宜之隧而碑之詩以系之

浮溪遺集卷之十一　終

墓誌銘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蔣公墓誌銘

祖宗以來天子與大臣論天下事命臺諫相應以義理之文故百餘年間朝廷清明天下亡事熙寧中大臣有欲更祖宗法者惡士大夫言人人殊始指公論爲流俗由是名節之不競三十餘年至政和宣和而天下以言爲諱當是時丹陽蔣公與諸生任中執法獨信其所學爲天子辨是非屢擊權臣皆言人所難言者天子每改容嘉納許其忠

精然後天下知忠言未嘗不用也顧風俗之衰士樂緘嘿謂吾君不能耳公雖以直道逡巡去國卒老于行不至輔相然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云公諱猷字仲遠姓蔣氏東漢時有封義興函亭者其後分居丹陽金壇故公爲金壇人曾祖郢祖益皆隱居不求仕父師錫慷慨有大節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幼莊重如成人力學而敏群諸生試有司必處其上諸老生皆器之甫冠中元豐八年進士科調主武進簿移巴陵令縣介湖湘俗習文法喜鬬公初至訟孚入老吏以公年少易之公聽決如流皆叩頭服豪石屏迹政聲流聞改宣德郎知江寧縣課最部使者以聞

遷秩一等崇寧初詔天下興學以公爲信州教授監察御史丁光祿公憂服除爲尚書膳部員外郎遷吏部宗子學建除宗正少卿兼學制參詳官改太常時詔原廟立僖祖殿工既畢言者以爲當廢朝廷下其議公言有其舉之莫之敢廢也今既奉安奏告矣奈何毀之執政怒送吏部差通判南安軍逾年直前謾復故職召試中書舍人詞令一新爲學者法坐鄧洵仁奪職不論黜知廬州俄除集賢殿修撰復拜中書舍人名還既對上曰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卿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公力辭不可則首論士風浮薄今群臣無他能唯以善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爲向背者

謂之才其或耿介特立守正不回則衆指爲愚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唯務雷同略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爲中傷計此不可不察又言臣近因陪祠禁中見路寢尚仍祖宗之舊兎木塗墍皆故暗有以見陛下薄於自奉與士階卑宮室何異願推廣聖心每如此以保盈成上嘉納在京百司自元豐皆隸六察崇寧中內侍省獨乞不隸公論其非上曰既名有司不隸察何也卽以公言正之尋察內侍省數事以聞上寢其奏公極論曰臣觀前代人君於近習有功不濫賞有罪不廢法者皆載之信史號爲賢明臣職在執法不敢緘默以負陛下於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因命大書公疏揭之內侍省其徒皆側目楊戩建節公言祖宗時未嘗有此作童貫首隳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帝曰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童貫有戰功不可以人而廢公徐曰楊戩何功帝曰自朕卽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其手亦非小勞公曰事塞其源則人無覬望若夫攀緣展轉人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爲常矣帝稱善者久之公因言元豐時有選人與水利王安石欲改京官者神考止令循資於爵賞較秋毫如此況節鉞乎帝曰官爵得之易則名器卑誠如卿言然楊戩之命已行當爲卿杜來者因詔

三省御史臺常遵守彈劾時三省吏遷官類至四品又近
倖率請建墳寺及强市民居建第公悉論之即降詔禁止
趙良嗣獻平燕書除秘書丞公言良嗣降虜狂妄不宜出
入禁中後良嗣果敗真州守貳更告訐付公治守李釜雅
爲時宰所惡而貳陳求道者宰相蔡氏族壻也帝怒甚釜
且不測公平心處決釜以不冤都水使者孟昌齡議河事
久不成費以億萬計公私騷然公言是役有必不可成之
理願循元豐開修二股河故事於從臣中選忠信可託者
往視可罷罷之因言自陛下即位大河軌道何以更爲勞
民費財循虛名虧實効臣竊未喻上因震怒曰朝廷事類
如此無事輒紛更卿於臺屬中遣人往具以實言已而爲
大臣沮格識者恨之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有鼎可
出詔之才求之無所得懼窮且得罪即督州縣發民畎
水鑿山役不已公劾之才狂妄希進并論其出使姦利狀
上大怒投之才千里外公既感上知遇遂言東南應奉且
十年如花石器用之物輸內府入權倖之家不爲不足殫
財以事浮靡願一切罷之其言反覆深切因論提舉兩浙
常平徐鑄以羅本錢畀漕司製造廣東轉運使徐楊以虛
名美財進後死乞重寘之法帝不從公臥家待罪詔起之
因力請罷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知政和七年貢

舉改工部月餘遷吏部四選事素繁猥其長率怠於省治吏得緣茲爲姦公晨入坐曹使人得自言躬閱所訴叅稽律令可否立疏於籍第而行之事以無壅銓曹爲清宣和二年言者論公兼官衆而事有不舉者罷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請投閑改提舉南京鴻慶宮宣和四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到官數日復請奉祠而歸七年以刑部尚書召兼資善堂翊善公再至京師顧同列皆新進少年益不合日求去會虜騎至京師天子內禪上皇東巡公率同列上章乞遷避不從則躬乘城晝夜守既解嚴天子命公持表候上皇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

聖皇帝貶貫環衛嶺池州因命公持詔往曰使貫退聽而毋傷上皇之心卿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勿以爲慮淵聖皇帝喜賜縑帛茗藥遣行公及上皇在淮陰言國事泣下上皇亦泣因請間言童貫得罪天下今朝廷正典刑唯陛下財幸上皇頷之遂宣詔童貫即日趨貶所公待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靖康元年復請間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建炎三年避虜明州明年屬疾上章請老還宣奉大夫致仕十一月某甲子卒於昌國縣蓬萊鄉春秋六十有六遺奏聞上嗟悼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下所屬給葬事夫人劉氏尚書祠部郎中淑之女有

賢行後公二年卒二男子曰謨右承議郎知封州曰該右
承事郎三女子長適右從政郎龍游丞吳恢次適右從政
元卿右承務郎公資渾厚寡言笑對家人終日如賓平生
未嘗以游辭僞色借人矯情降意徼利其論事上前不爲
苟合雖人主盛怒少間復前反覆開陳必盡理而後已其
論薦皆一時名士平居無嗜好未嘗一日廢書不觀有文
集二十卷藏於家其爲文一本經術亡益於時者未嘗言
精深簡古侶其爲人以紹興三年二月十九日葬公明州
鄞縣翔鳳鄉隱學山之東岡以淑人劉氏祔以左朝散郎
許德之之狀來請銘某嘗謂名節與功利若權衡然常相
爲輕重士君子一志於功利則名節衰矣此豈待事至而
後擇哉必有早正素定不與世推移方公在朝廷時縉紳
未嘗有言名節者公屹然特立專以廸人主爲心嬰逆鱗
批大郤聞者爲寒心失色而公諄諄盡言不已不啻如父
子間洎歲晚困躓一時輩流越官簿而升者踵相躡或以
是尤公公笑曰吾道猶是也卒未嘗少貶則公之所立豈
偶然者哉某服膺公門知公爲最詳實諸孤又以禮請敢
不叙而銘諸銘曰

君道主聽受言孔艱臣有周比興衰所關在昔祖宗政以
言訂一人垂衣萬事寘鏡厥後靡靡人因世移安得剛者

吾其與歸堂堂蔣公古之遺直德爲鳳麟心則金石見義而作直前靡恩觀者爲栗未嘗少卑坐茲寡諧材不極用至今善人徒得君重國步中柅間關異州不在其位莫如我憂闔棺海山囚窆其域後人懷公視此銘刻

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誌銘

蘇氏自唐許公世有人其後分居閩之泉山真宗時有諱仲昌負文武材名試賢良方正之屬六科罷舉進士既策名以小失有司程度補三班官非其志也仕至左屯衛將軍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歷知宜邵復三州以沒贈太師福國公生紳復舉進士賢良方正科入翰林爲學士知河陽

午未五十而卒生頌相哲宗元祐間守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與翰林皆贈太師魏國公始荃潤州丹陽公諱撝字季升丞相季子也幼莊重舉止如成人丞相自開封尹知濠州赴御史臺詔獄公年十三隨至京師儻舍御史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間衣舉子服訴其誣於待漏院宰相吳正肅王文恭見其警敏名至前與語奇之事由是得白而公亦以此知名用父任爲瀛州防禦推官調監澶州河北倉草場既少年得聲譽益親師友力學問爲詞章當路交薦之復辭薦書不受而請授同僚之賢者故一時名士皆屈輩行與之交秩滿授武成軍節度推官丁內艱

免喪監潤州織羅務會課改宣德郎以丞相春秋高請閑
就養得管當南京鴻慶宮徽宗皇帝立轉通直郎賜緋衣
銀魚丞相薨服除緣兄入黨籍差監兗州東嶽廟尋除丹
陽縣丞會令缺行令事陳力二年如實爲令者徙通判廬
州民便安之去郡相與遮留爲之罷市中丞蔣公猷薦爲
御史臺主簿遷光祿寺丞改大宗正丞尚書倉部郎中經
郊祀恩賜三品服擢衛尉少卿久之移光祿靖康初虜至
京師公晝夜乘城素羸不勝暴露虜退卽求去淵聖皇帝
雅知公名謂執政曰如此等人可使之去朝廷邪命降堂
劄留之非故事也時以爲榮數月復求去進直龍圖閣知
明州金人渡江浙東西皆震獨四明罷鄉兵省科調民恃
以安俄請奉祠而歸尋避地閩中以墳墓在丹陽由海道
往來閩浙間者數歲紹興初召赴行在所除宗正少卿中
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皆不拜復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
知温州亦不拜名爲太常少卿力辭于朝不可則見上以
辭甚日詔權尚書刑部侍郎居無何得微疾上章請老除
徽猷閣待制致仕數日以不起聞上嗟悼之得年七十六
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也積官至右朝議大夫公退然如
不勝衣與人言唯恐傷之然剛正敏明凡事親居官治民
與人交一出於誠非今人可及也所至必先問職當如何

見有利害可論必孜孜建明不爲苟且而卒歸於忠厚若
摧強去惡則忘其身爲之其發擿姦伏如神人不能秋毫
欺也以此自州縣歷臺省至爲侍從五十餘年無一事不
可紀者隱然爲國名臣由嘉祐治平以來公卿之後能守
家法者莫公若也官武成時行縣吏送之郊顧謂吏曰某
盜二人於情於法皆可生胡不讞吏曰諾及歸守迎謂公
曰官吏亡賴至擅出人於死旣曰強盜矣有可憫者乎幸
吾二人不預也亟治之公曰使紓此獄者某也某當坐耳
且爲言其所以生之狀守大怒將幷案公不爲回而二
人卒不死丹陽當東南舟車之衝異時高句麗入貢吏並
緣掊取方數百里騷然公爲區處於未至前旣去民不知
其使者之嘗經由也歲饑行賑濟法公曰循虛文忘實惠
可乎乃乞米於有司有司以爲難請之再三必得米則朝
夕臨視汲汲然唯恐其不均雖鄰邑之歸者亦受而不辭
所全活以千萬計方國家興學校新祠庭之時京口號爲
多士又三茅山在其提封生徒之不逞者憑藉爲非視州
縣亡如也公一切以法繩之旁觀爲縮頸而公處之泰然
人知其不可犯也無不屏息丹陽太治合肥俗喜告訐爲
匿名書至有竊乘驛以馳者公行州事得何人書于訟篋
中物色久之釋然悟曰此老吏某人所爲也立遣人捕之

則已亡去索於田間得之叩頭首服寘諸法以徇由是其書遂絶麴院亡麴數萬斤覺麴官與獄官通猥歸罪於持衡者以爲私其贏於酒官因使之亡去公語曰持衡者交私不過銖兩之贏耳能積而至數萬斤乎且負擔者幾何人豈無可會之數即獄官不得對果麴官納磨戶金而授之虛券麴材未嘗入也左右大驚倉部嘗請于朝歲漕冬初不至者監司若州縣官皆坐之吏持符請書公袖符見長貳曰今茲漕至者未半也吾符一下坐者無慮數百人稡祀止數十日問士大夫當得恩數者皆閣矣若稍引一兩月之期俟禮成而下則彼將何辭長貳從之士大夫謹

傳曰蘇季升仁人之言也建炎赦至明州戍卒數百人還據地求卸甲錢公大怒叱去而陰勒牙兵爲備未及門果譟而還趨庫授甲公不爲動徐禽爲首者數人戮之而置其餘不問爲之肅然蓋公之過人者類皆如此難以一二記也公雖精於吏事而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有文集五卷尤長於詩韓駒崔鷗以詩名者每讀公詩曰蘇季升未嘗言詩也每一篇出高妙敷腴吾不能及古人不以多爲貴者其謂是乎初娶元氏章簡公絳之孫次娶曾氏資政殿學士孝序之女繼室復以其妹相敬如賓四十餘年後公月餘卒皆封恭人子孟容右修職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

公事孫茂登仕郎公幸之五月孟容奉公葬於鎮江府丹陽縣長岡之原以曾恭人祔某從公游最久得公之典刑名理非一會孟容來速銘義不得辭銘曰

蘇氏祚許縣唐迄今蟬聯再興實始翰林縣慶既遠乃生魏公輔佐泰陵功名始終帝想風烈聿求其人曰汝是佖爲吾近臣佖之伊何忠孝直清流輩盡矣歸然老成入侍禁嚴于禰有光年及黃髮祉非不長無缺虧者人胡嘆嗟豈德之厚報猶未遐大江西來龜筮叶占萬古之宅先塋是瞻

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吳君墓誌銘

君諱懋字禹功姓吳氏其先義興陽羨人也世以儒名家而不求仕至君之父詰始至大其門有三子皆授以經其材競爽伯仲同時擢進士第又同時爲縣令以治行聞士大夫言義方者予吳氏伯曰愈仲卽君也詰卒龜山先生楊時識其墓後以君宦達贈朝散大夫君少有立志風骨頴秀望之嶷然嘗與兒曹集外家有以博具遺君者君正色叱之曰死老奴敢汗我耶坐客大驚知吳氏有子矣及長嗜學問從先生長者游如不及入大學籍籍有聲旣擢第調當塗縣主簿時郭祥正李之儀會當塗皆知名士也負才氣軒輊人不少借一見君詩文曰我輩人也會歲饑

官出粟糶者萬人坌集于場他吏無術至相蹂踐以死州
以命君君布灰於地而驅其行坐强者東弱者西以五十
人爲甲使聽令間指其一曰給彼民趨而前左受粟右輸
金各以序進未晡而周無一人譁者當路交薦之縣有圩
田民生理寓江中秋大雨圩且決晨夕暴露治其防民賴
以濟既去父老指防歎曰微此吾其魚乎移宿松令以簡
靜爲政凡追逮書縣門予之期民信畏之其至不差晷刻
田里間未嘗識游徼嗇夫之面也由是訟吏十數令不能
決者皆立談決之未幾宿松大治門不夜闔獄囚屢空一
日部使者按旁郡民遮道言願以事決宿松使者曰縣各
有治汝舍汝令而從他令豈有說乎且道遠奈何民叩頭
曰吾邑可否視吏色辭彼邑家有令在堂吏不能秋毫欺
也雖遠奚憚察訪使趙默舒州守孫傑馭下如束溼所至
人重足事之盛威臨君君不爲動然此兩人者亦卒不能
使君屈也改宣教郎丁外艱服除知廬江縣盜劉五囊橐
廬壽間方鼓行出山去縣裁一驛其鋒銳甚或止君毋遽
行君笑曰男兒當斬虜平戎此鼠輩何爲者今行縛之盜
聞君來不敢入其境後羣盜得吏疑獨遺廬江曰彼有人
焉不可圖也名監延豐倉知扶溝長垣縣尋除諸王府記
室兼講書淵聖皇帝受內禪金人至京師三上書言便宜

不報後皆施行略如君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會虜立張邦昌法當郎草牋奏君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幸非常者儻曰僕請爲之君由是獲免已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君發憤罵時雍曰反虜吾獨不能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頸發赤不能對君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篤於家今上卽位病卽日愈乃請老而歸歲餘起公復故官尋除司農少卿不拜近臣交薦擢知明州州承蹀血餘守將屢易公私掃地萬目睢睢君一調胹細大咸舉於是衛兵留戍者步軍三萬陳思恭領之水軍萬艘張公裕領之將驍卒驕凌籍官府求取無度變生不可期君能得權酤之贏給其稍廩歲終贍之民不知兵治聲流聞加直秘閣以代歸坐小法貶秩朝廷察其枉擢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未行改知吉州道得病到官病益侵卽上還印綬六日卒年五十五實紹興四年五月某甲子也積官至朝請大夫其遷多以勞能不以歲月君氣豪語直遇事有不可輒憤盈于中雖貴人必斥其忌諱面折之然胷次實洞然無城府關鍵以故深中之人多不樂而賢士亦以此歸之親沒分財獨推所得之居居其寡嫂恩當任子不上其子而以其弟之子上之內外族姻與夫平生黨友饑不食寒不衣病者醫死者葬嫁其女宇其孤至不可勝數有荆溪集及他文

合三十餘卷豪壯而贍蔚侶其爲人娶同郡楊氏封安人
兩男四女曰師尹師說師尹好學而喜文再任以官再不
受其志非苟目前者人謂君必有後者其在茲乎女曰琚
適左修職郎陸景端曰瑢適左廸功郎元盥曰瑶適右承
務郎胡辨曰琬繼陸景端之室師尹以君卒之年十二月
某甲子葬君其縣銅棺山南筆塔之原以某與君厚善來
求銘乃輯君之行治而銘之銘之銘曰

嗚呼禹功世乘波以流君業岌也人視蔭以偷君汲汲也
文雄而氣剛見者立忠所臨必恩遺老泣也君門洞開胡
過而不入也寧嬴厥躬尚後人之及也

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誌銘

君諱滂字德霖其先永嘉諸劉也唐末有徙居東陽武成
者四世而生珹珹生仲思仲思生升升於君爲皇考以君
通籍累贈中奉大夫君生十餘歲已能誦說屈其師與同
郡梅執禮學會稽學者傾下之號東梅西劉中大觀三年
進士科調新昌令縣在豫章之中俗嗜鬬令到官輒移病
去以他吏攝承君臨以誠未幾稱治雖旁邑訟不能決者
乞從君決之豪鄒氏橫里中挾貴姻誣人死君捕致械治
之部使者爲請不聽卒以法投豪相州蔡魯公京與君祖
爲布衣交至京師曰吾故人有孫耶除詳定敕令所刪定

官欲挽君置黨中會僚常瓌書詩屏間京疑瓌姍已屬君
求其迹且遷官君笑曰此市道也胡爲及我哉京不悅君
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初金人渝盟袖所著
書數千言來京師士大夫口相傳以熟除太常博士道阻
不拜建炎中上問人材於近臣學士詹乂給事中汪藻中
書舍人李公彦言君可用詔用君爲建昌軍君少時銳功
名既數罷歸意益怠頗治泉石將終焉其得建昌初不汲
汲當國者數以人先君紓其期君不較也至紹興三年冬
適五年矣一旦尚書符趣君行君不得已到官甫半年而
軍變君及母妻皆死焉天下冤之時紹興四年七月一日

也驛書聞天子震怒詔帥臣討始亂者皆伏誅於是御史
言國家艱難以來福州殺帥臣建州殺漕臣建康杭秀之
守臣皆囚於其下議者率歸罪有司以爲陋於拊循縣此
凶人無所忌臣竊聞建昌比守皆巽懦威權不張兵卒悍
驕邀取亡度劉滂一切以法裁之兵不勝其忿至群入市
壞其肆戕其人滂捕繫追償茲守臣之職蓋能吏也乃并
其家碎于賊此而不懲失政刑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冤
乃詔褒君爲朝請大夫官其子若孫二人君卒時年五十
六妻安人湯氏兵及身侍姑不去與姑偕死子三人曰堉
曰堉曰緇郎堉蚤卒緇郎軍亂失之堉以紹興五年十月

奉君安人之喪合葬于太平鄉金柱山之原君好學善屬文與人交始終如一聞人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于難大觀中余官豫章君來新昌一相見如故知越數年余以職事留京師君適在焉自此日相從不見之間無月無書也又十餘年余守吳興君以書抵余曰吾御吾母之建昌矣頃之聞建昌難作余爲之嘆然明年守臨川距建昌百里餘問建昌人君遇既時曲折皆慟哭失聲以對又聞君卒之期年父老會佛祠哭君有欲絶者且千里以書弔其孤此人情至哀也可以彊致耶然則君雖遇奇既而其亡爲不朽矣余方欲會粹其事私識之而墉來求余銘至三四不已則爲之銘銘曰

惟古者之仕兮永其志之必行苟利及於茲世兮顧何爲於久生嗟夫子之策名兮奉皇輿而遵路歷羊腸而靡辭兮敢前知於所仆皇揆余之忠信兮畀旰水之四封將鋤薙其榛梗兮反殺身而覆宗民哀君之無時兮雖飲食而必祭弔沈寃以斯文兮哀我侯於世世

浮溪遺集卷之十二　終

浮溪遺集卷之十三

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誌銘

新安汪氏見於隋末唐初五季之亂有自黃墩徙婺源者以貲雄饒歙間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某擢進士第起家爲秘書丞贈光祿少卿曾祖諱某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官至奉議郎贈少傅三世踵相躡登進士第世有清德爲江南聞家皇考諱槃少傅長子也以少傅春秋高就養左右不求仕而縱其弟藻於學藻復與君連取科第里人榮之皇考以君故贈太中大夫君諱愷字

伯疆少奇穎渾厚甫冠爲有司所推入太學爲諸生有能文聲紹聖四年解褐調常州晉陵縣主簿用薦者陞通仕郎爲宣州太平縣令坐小法免授岳州錄事參軍丁太中憂服除監泗州軍資庫會鹽筴與朝廷選君監泰州海安鎮鹽場課最改宣義郎知淮陽軍宿遷宣州寧國縣丁太碩人王氏憂服除漆差通判饒州除知常州漢陽軍吉州未行移知處州到官未幾復移知撫州暮年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起知全州蓋君之官簿如此岳州平江民以競渡鬬死獄上于州守惡令欲深探其獄株連數百人時大暑牢戶皆滿君止繫其當罪者數人餘悉平反出之守大怒君引法力爭守不能屈太平有爲五斗米道者相傳能致雷雨迄者立死縣檄尉捕尉辭君不俟衆躬造其廬人爲君懼卒禽之置于法靖康初朝廷詔令未通饒州酒官郝陞者出軍伍怙勇挾奸持郡短長郡守不能制而深怨之會盜侵旁郡舉城皆奔陞之子亦佩劍出城爲關吏所録守即誣以叛并其父梏于獄將斬之君曰急裝時以刀劍自衛人情也可盡誅乎持之數日陞與其

子皆免君之將如處州也虜已至會稽人皆勸君毋行君不聽既而潰兵四集君求所以綏馭之術至不解衣而寢者兩月尋移撫州未行間王瓌馬俊兵入屬邑州之南北數百里皆震新守入境不敢行民挽留君君曰此吾心也乃調護其衆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月盜宮儀焚處州於是人人思君至于感泣撫州民許一女歸其鄰久矣既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請公署爲異日之信君立械其人於獄僚屬愕然君笑曰女誠死不白官也必女家不良其夫欲盜吾判耳請爲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爲神紹興十二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饒州德興縣所居之地春秋七十有二積官至左朝請大夫君刻意學問欲直造作者之域而不樂爲科舉之文未第時見秦少游於括蒼少游奇其文以手書勉之然未嘗引以自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輩爲事循循然有德君子也及守官臨民則精明剛正人不能欺亦不能奪而卒歸於忠厚方太中無恙時承數世清德之後家貧不能自如君之所以養志周旋者無所不至時二妹未行太中以爲憂君繼納兩婦皆公卿大家乃盡舉其嫁時衣珥分遣之不名一錢及官至五品遇恩當任子而首任其弟人以爲難先是君恬於進取數免稀遷居閑之日多泊太中

與太碩人棄諸孤家徒四壁立無置錐可耕君合兄弟數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見之若不堪其憂而君絶甘分少於長幼親疎必均未嘗以一介取諸人客至飯蔬相對清談終日出於至誠乃并其家僕隷兒童亦怡然無不滿之色可謂賢也已故卒之日聞者無不出涕凡三娶初室吕氏次蔣氏次李氏朝散郎贈通奉大夫吕全宣德郎蔣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觀文殿學士蔣之奇樞密使李誥之孫也皆封宜人三子曰堯舉右迪功郎鑄錢司催綱官曰舜舉右修職郎漳州龍岩縣尉曰仲舉未仕一女適進士俞允恭堯舉等以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奉君葬饒州德興縣龍溪源少傅墓南三里藻錐於君爲諸父而少君九歲少同學長同仕也是宜爲銘銘曰

嗚呼人皆樂其所憂而君獨憂其所樂人皆豐其所約而君獨約其所豐以孝友純誠懋其本以康寧壽祉齊其終故所居人慕之所涖民思之無秋毫愧怍於其中蓋古之德人今之循吏也尚千萬年勿毀其宫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誌銘

大江之東以郡名者十而士之慕學新安爲最新安之屬以縣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績溪爲最績溪爲民以族名者無慮百餘而學傳子孫胡氏爲最胡氏有隱君子曰誠甫

原件短缺 P5

其書滿家仰承俯授皆有師法又其族之尤者也君諱咸
字誠甫曾祖嶠祖筠皆樂里居不求仕至父策始起家爲
鉛山尉誨其子必千里求師長子宏登進士科仕至處州
司法叅軍君其次也君少刻意于學自六經司馬遷班固
范曄陳壽史書皆手鈔成誦會熙寧元豐間朝廷以經術
新天下之材學者宗王氏君於諸經自得其指歸而尤邃
于易游太學十餘年率杖策往還其精如此方是時士集
京師歲以千計君頴然出其間爲之領袖一旦如有不樂
者謝病歸名諸子出其書授之不數年其子舜陟舜舉踵
相躡取高第而舜陟遂登法從典大州隱然爲天子名臣

員外郎事昭陵爲三司鹽鐵判官子若孫踵登進士科聲
聞吳中號蕭山王家父霽卒官太常博士官于池與中大
夫汪公某僚相好也時大夫諸孫侍旁者朝奉公某長而
賢乃以安人妻焉朝奉之父曰中奉公某母曰兩陳令人
長令人之亡諸幼累肩差朝夕孺慕人不堪其憂安人
爲收育撫攜甚於已子及少令人入汪氏而髦者冠髽者
笄交手受姑退立堂下朝奉既再舉進士不第念中奉春
秋高買田築室於故居浮溪之陽以遲其歸安人左右贊
襄悉有條序洎中奉請老果居而樂之因敕家事勿復關
我日從賓客飲酒朝奉益思所以奉承者安人晨起則躬

視具庖下比珍異百須之物每車馬及門輒舉以進老人未嘗費一詞也已而侍立少令人之側怡怡侃侃若不能言者婦姑白首相敬如賓至今里人談之方安人勤舅姑之養也諸子既興於學矣安人間於盥饋之事則必臨視其所習故諸子皆嶷然成人長子愷擢紹聖四年進士第安人饗其祿二十餘年愷於內行甚修事安人盡禮丐恩于朝再錫命書以有今封安人自朝奉公歿即致家政于其婦終日宴坐誦佛書求出世間法雖寒暑不置也御僮使有恩人皆終其身不忍去宣和六年四月壬戌遇微疾起居如平時越三日棄諸孤洎屬纊無一語亂者享年七十有四男女七人愷朝奉郎知宣州寧國縣忱當以進士得官病不能赴前安人二日卒慥未仕恂早卒女適進士胡聞修儒林郎俞積通直郎杜璟孫五人堯舉舜舉待舉餘尚幼堯舉太學內舍生愷慥將以七年三月壬申祔安人於宣州涇縣方壺村朝奉公之塋藻朝奉季弟也事安人爲最久乃再拜叙其本末泣而銘之銘曰

順於承夫惟婦之正孝而宜家緊族之慶安人方處姆訓則孚來嬪汪宗送往事居老人坐堂夫奉賓謁婦趨出房醴胾咸列退眎諸寢詵然執經孰成其親有子在庭祿養恩封備有純嘏天之報人還以施者施則厚矣報疑未醻

豈無後人尚對厥休方壺之原下從夫子納詞于幽窀突之始

浮溪遺集卷之十三終

浮溪遺集卷之十四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曾祖姚蓬萊縣太君某氏

祖潛通直郎　祖妣壽安縣君某氏

父槃袁州萬載縣主簿贈中奉大夫妣令人某氏

公諱根字知常姓張氏唐宰相文瓘之後五季時有徙居江淮者故今爲饒州德興人大理逼直父子以氣節言行爲鄉人所宗一時豪傑皆拜其家如子姓至中奉公始舉進士公幼莊重方髫稚已凜然有成人風性嗜學掃一室

獨居人不堪其憂澹如也饒士盛東南應書常數千人所取裁百一公以童子在選中時年十四入京師補太學生群數千人試于有司復中第二自是以文居諸生右而行獨修飭出入皆可從迹祭酒博士欲召見之不能也連三試禮部以元豐五年擢進士第時年三十有一禮部尚書黃公履聞其名以女妻之歸拜大父母父母於堂人以爲榮調臨江軍司理參軍遷瀛州防禦推官知處州遂昌縣事有政績代去民挽留之不可碑其事以懷之用薦者於法應遷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恩及之遂以通直郎致仕時年三十有一丁令人憂有絕人之行葬之日鶴翔于

墓上嗣服問輔臣人材可用者曾丞相布以公對而翰林學士曾肇及部使者亦奏公節行於是落致仕名對力辭不報則面陳人主能不以功業之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守之以中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因言東南災傷賑給有限願廣求所以寬恤之術而杭州置造局可罷臣嘗謂人主一日萬機所持者方寸之地耳一累於物以失其正則聰明志慮且耗怠而賢不肖混殽至於紀綱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慾以窒禍之原天下幸甚上嘉納將用公而小人不利以爲昧朝廷大體授公親賢宅教授未幾除通判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中奉公憂服除提舉江

南西路常平等事洎終任田疇之壞桑柘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時居養安濟法行久有司頗以浮冗侵常平本錢或取給於民公約爲數條上之所節過半大臣不悅歲旱饑盡發常平米及遮留上供米賑濟已舊責蠲新賦凡可以弭災無不爲者手疏力請于朝凡八十餘上繼悉有法躬徧所部閱半歲暑行數萬里雖瘴疫員之而前官吏爲惶恐盡力於是方數千里流冗悉歸施及鄰壤其全活者不可勝數會中貴人爲走馬者怙力挾私以官吏散軍衣給錢非是舉一路帥臣監司守貳而下劾罷之公曰散軍衣半錢例也況其數加舊乎祖宗置東南軍伍與西北異上下相安百五十年矣今一旦以給散坐帥臣監司恐軍浸驕不可制且觸帥臣監司朝廷與之分憂顧者也政使有罪猶當待報直以體量尺紙罷之可乎今茲振貸奉行尤藉官吏乃空十郡僅有存者非徒無檢視蹂踐之患慮別啓姦倖爲朝廷憂於是詔悉還之官吏相慶自崇寧行鹽鈔法和買民帛率不得償雖朝廷令借封樁錢而錢特空名公乃大發常平米計直予民猶不能半會星變大赦則奏自祖宗以來歲給蠲鹽以取民輸今民既輸五年而一縣至有負民五十萬緡者將何所控告謂宜因霈恩盡給今歲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二十萬而官兵庋五

十萬使歲入如數猶闕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餘萬緡和糴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民耗米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復以無所從出之錢給之民心易搖不可不慮議者徒謂虧權貨務額此豈知社稷至計哉未報間會詔書許諸路監司實封言事公言本路去歲詔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發如數祖宗立東南上供額六百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廣糴以備非常隨補隨取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爲羨餘獻之故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敷於民爲無窮之害緣此漕計窘乏無名之歛百出臣以爲補發不當復催盡以鹽

額還漕司糴本錢還發運司便已而運鹽復元豐法稍以鹽還民公之力爲多洪州官沒錫數萬斤繫兵史七百人于獄株連且千計公曰十年失於幾察有司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苦之追償必不可得之物方歲凶之餘寃濫如此何以召和氣乎朝廷爲罷獄興國民郭友餘習妖教郡以屢赦聞公言友餘張角術也異時李逢嘗以此惑民請論如法大觀四年領廣鹽入議時上躬政事隆寬盡下公欲遂成之洎對上勞苦良渥首以江西賑濟爲言公奏抹荒臣職也惟本路闕乏所請輒從民力以紓爲大利故和氣薰蒸豐穰隨應若行此數年公私自然充實願陛下

守之勿疑上深然之曰卿姑行行名卿矣賜緋衣銀魚以遣且曰推行法度要在得人不擾于民方爲利國公奏訓詞深厚乞頒之天下付之史官從之敕歸本路有所見奏陳公頓首謝因言臣幸因天寧節隨班上壽不勝封人之祝昔管仲祝桓公以無忘在莒時臣亦願陛下無忘苍天戒時上大悅卽日趣議鹽事得內侍省牒事聽關白公卽奏陛下幸蠲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大臣不和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害莫大於此願思所以協和之且申嚴戒敕又請限豐歲廣糴之數以毋奪民食精縣令銓補之法以毋失民平勿妄支移常平封樁錢以志滅二虜使中國競百姓富朝廷正群臣和以示人主尊強隆盛之勢反復數千言時執政近臣方大爲矛盾故公言屢及之以感悟上意遷轉運使人謂公德行文學宜在朝廷處之非其地而公不屑會歲饑疫朝廷責補發不已又促輸納紬絹之期追遠年無名之責鬻官田者大虧上供之數公歷陳利害奏罷之且言鹽法既更其封樁鹽可盡給和買還之民力陳見聽以廣鹽數額賜三品服以直達有勞進兩官公於漕計能權其贏爲轉輸之本故屢辦而民不知尋徙淮南先是漕臣承拋降慮不及事則

以浮數調民州縣遞增所取無藝吏緣爲姦或州郡以非所産至漫數年不一輸者公令民必實且爲納直通融之法民歡趨之有出非其時地非所出者復曲折爲陳或紓或免其事非一當時稱便被旨赴闕大臣以有親嫌言者令再任除直龍圖閣歲水災甚民流滿道而錢法遽更農末皆病公乞蠲租賦盡散洛口米常平青苗斛斗賑貸且通一路有無應辦公私爲之兩濟詔書褒諭尋以江淮諸司使臣游蠹諸郡命公按之公悉條其狀并所自以聞詔各驅還所役違者從公械治於是大失權倖意徙兩浙公聞蘇杭局每物必十倍其費以其一供奉餘悉餉權倖爲

已私窮之則火其籍如蘇州一日焚官物八十萬是也於是因辭免慷慨力陳命以之寢復以表謝其畧曰雖以天下奉一人不爲過也然則丘民爲天子顧不重哉縉紳誦之小人由是得以間公會盜劉五暴廬壽公走助憲臣破之除秘閣修撰以渠魁未擒不拜方欲條上討賊之方而中遣貴人董捕欲自以爲功乃奏罷憲臣而公亦坐降兩官自淮賊擾軍頗乏興公以爲縣官空匱未有甚於此時而當路恬不警省萬一有緩急何以待之因手詔取會漕司財用乃言東南諸路闕乏之由除撥賜贍學宗室等財用田産添置官兵及朝廷非泛拋買外一項茶鹽錢並入

權貨務應和買鹽並支見錢而民卒不得乃至軍儲亦月
爲之計稍有水旱卽干叩朝廷此大弊也其原自權貨務
朝廷縱未能盡還歲額若止分其半以助漕司歲會天下
合得和買茶鹽鹽價賜之許折兌上供錢以示大信於民
諸路當亦少寬茶鹽法行十餘年尚未立租額歲務增羨
民窮困不聊生可爲流涕今於糴本之復須五百萬緡屬
者趙霆宣御筆令於額外計置斛米歲終殿最止用漕司
方以經入不足爲憂不知錢何所出恐迫之不無搔擾之
患今民和買旣不得錢而斛斗又非倍輸不可其間官戶
以倖免豪猾以賂移所苦者特畏法貧弱之民可謂無名

無數高下不均之甚矣而有司方以用度不繼率取給於
此雖人知其非苟避誅罰莫肯爲陛下言者況復使之額
外計置哉因進三說一曰常平止納息以抑兼并二曰下
戶均出役錢以絶姦僞三曰市易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
非正然與敷和買而不售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
名無數之斂有間矣願陛下儲此錢以馭四夷若夫理財
尤在節用而節用以修造爲先修造雖於體國有不可廢
者比類以此固寵市恩不可不察其次如人臣賜第賜帶
予金帛給田屋之類尤爲泛濫佐命如趙普不聞官爲造
第也定策如韓琦不聞彫牆峻宇僭擬宮省也今乃人得

居而有之奈何掠民膚髓爲厮役之奉平書奏自禁中摘節用之說付有司看詳而大臣及議者不察謂公言利搖成法章交上上察其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舩所占留直達綱舩公以上供期迫乞還之且因起發竹石上言本路一竹之費無慮五十緡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克茇囿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天下書奏權貴積怒未發間御筆以直達促限令漕臣較州郡賞罰公貼黃親書力陳人情有大不可者乞展限其詞激烈奉御筆落職監信州酒稅有輕躁妄言不循分義之說外廷方莫測而臺臣復論前奏常平事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尋以討賊功許自便更宣和改元赦復朝奉大夫夏祭赦復朝散大夫宣和二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公誠孝甫六歲已能知母疾療之通直曰是必爲孝子矣既罷臨江時中奉公客熙河未歸步馳省者再冒寒暑往返萬餘里卒御之以歸自是專以奉親爲樂舉天下無以易其志者時四親在堂隨其意奉之日躬僕妾之勞有古人所難者令人疾病一夕鬚髮爲變扶侍彌月癯然骨立既卒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屢絕復蘇方哀毀甚而奉飲食起居無一不如生者啜粥寢苫不盥不櫛不易衣不嘗味不飲藥泣不絕聲終喪三年及侍祖妣

疾執父喪亦如之終其身彌篤不已言及輒聲與涕俱初公之請老也年方壯人惜其遽公曰養及四親人之至幸也萬一有不及爲終身憂其可緩乎是年以父母之恩及其祖妣而以妻封及其母鄉人彭汝礪爲文頌嘆之未幾復以巳得之服爲祖榮於是聞者莫不聳動而天下人知公名矣公居山林久一旦爲天子所知起之召對士大夫想聞其風及對首陳讜論卓然以名節當上意於出處皆合天下益賢之自此三賜對洎奉使十餘年其面陳者不計章疏凡數百上悉天下大計觸當時之諱詆方行之令與大臣權倖爲敵而無所阿附反覆窮盡不度可否以身任之有宰執臺諫所不敢言人爲股栗而公不恤也上亦知公精忠每排衆議用之數加器使奬賚於開陳多見聽納而小人權倖日以讒公雖卒坐言譴死而天下拱手推爲正人鉅德卒之日識與不識皆爲霣涕公之學不守章句居閒十有六年專殫思經史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行事故發爲議論辨博閎深援引古今深知治體在元祐則言詆新法置理訴司者在建中則言不當棄地在大觀政和則言雜本和買茶鹽法其大者欲人主正心術去朋黨斥玩好而於論邊事尤詳其至自熙和深以中國屈於夷狄爲大耻得其曲折歸以告彭汝礪使幷王贍薦用之

其說以爲一邊之患近而且遽者惟熙河青唐以其與夏人相爲掎角而國家懲寶元元豐之失以兵爲諱非也夫維大舟者必屢折其勢制猛獸者必先困其力彼夏賊蕞爾政當徐以術制之不當急與之校乃陳攻禦備守策上之以棄熙河爲持右臂授羌將爲隴蜀之害而守熙河非滅青唐取河南不可其後朝廷卒不棄熙河王贍取青唐悉如公言元符間夏人窮蹙藉契丹請平公以爲自祖宗以來每虜犯塞爲害益深所侵益大所須益多不取後稍振必復爲害不若厚禮其使使乾順身入朝否則歸我河南質其大臣愛子皆不從則曲在彼而我師有名矣彼固已失其咽喉若由蘭會浮槎以進一夕可至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者會命已行不果從後朝廷每有事西方未嘗不言至論常平則又言之欲必取二虜自陳東南無事欲行死邊塞求人可用者用人當如李憩縛元濟之奇不當如樊噲行匈奴之誕人皆偉之公於吏治不爲文具凡勞險煩劇人所不堪者未嘗辭臨事强明人不能欺尤汲汲於恤民與客論利病常至夜分有所得立陳推見本末能使朝廷必從已其馭吏嚴而不傷升黜以核實不以偏辭故自爲州縣吏至爲部使者人皆取法畏而服之於施財樂善如嗜慾然至寵利則低回畏避甚於機穽居太學時得

家問輒舉篋授同舍之貧者所至坐客隨滿親友游士館于公家者常數十人葬死字孤皆得其所求而去士之落南縣江西以出者多賴公以生大臣臺諫以忠斥者率數千里追贐之退視其奉養陋甚死之日餘銅唾壺書數簏而已聞人小善必演而成之雖昧平生亦拳拳慰薦或斥非其罪者雖自敵已上非職所及亦冒爲之言然平生未嘗以私干人其遷官十悉以勞以恩而不磨勘淮南之僚有攘公之功取優遷而賞不及公者人皆憤之公未嘗言及坐淮賊例鐫官則乞併降已官以除其負得圭田又損已而均之其與人不校反調護之類如此然朝廷亦雅高其節始以服推其祖晚以子之官官其叔父皆非故事特旨從之平居謙厚不伐剸中洞然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喜面折人過然退無異言於人委曲成就無所不從及忠義激烈萬牛莫能回其心也居鄉里於親疎長幼小大厚薄無不用其至蓋人有一善可以名其終身者在公皆不足道也夫人黃氏南華縣君改封宜人知書有賢行先公四十日卒子四人燾大學博士熹將仕郎煇煥未官女七人適秘書郎黃伯思起居郎李綱大學博士李富國大府寺丞薛良顯杭州監稅范渭寶應縣丞虞澹一人尚幼至老未嘗一日釋書不觀故下至天文地理卜筮圖緯歷數無

不精通而尤深釋氏其文温潤純粹仁義之言藹如也詩平淡簡古倣其爲人鄉人師之隨其材或文或行皆有可稱而其弟相樸遂以文學躐臺省躋侍從爲名臣其子燾亦以任子力學廷中第三人有釋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六十卷公早樹立隱然有公輔望自親亡力思所以報國故身雖不在朝廷而未嘗一日忘君嘗患風俗上下相蒙以取利每因職事所及災異所詢於愛君恤民之際諄諄言之又以告大臣親舊者嘗曰苟有以天下爲度者吾從矣亦何常之有哉而妻父黃履尤器公以爲可屬大事雖相去千里公有言必告有大事亦以咨公如拯鄒浩之類皆自公發之其裨益之功陰及天下非一而讒者疾公不置以天子聰明大度知公如此而曾不得一日立于朝廷之上或以時未可言謂公少貶者公曰吾以委蛇事君雖出沒風波萬變之中隨宜拯世而無功名富貴之累爲得聖人用心顧世人未知之耳使遂其志施設何如哉聞貶郴陽獨挈其所著書以行及返猶疏時事數千言須上悟而陳之且屬弟侍御史樸誦言于朝疾已革其語不倫矣而所道亦時事也嗚呼可謂忠義出于天性古之全德君子諸孤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合葬公夫人于其里鑄印墩謹錄其行事如右謹狀

浮溪遺集卷之十四　終

浮溪遺集卷之十五

詩

桃源行

祖龍門外神傳璧方士猶言仙可得東行欲與羨門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春只屬尋常避世人關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一身中原別後無消息聞說胡塵因感昔誰教晉鼎判東西却愧秦城限南北人間萬事愈可憐此地當時亦偶然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望長年

過吳明叟新居

誰開大屋沉沉者門外垂楊拂車馬主人四十持節歸高
臥綠陰啼鳥下冥冥一徑傍花入忽有青池照深夏魚吹
落日知鏡淨荷受微風看珠瀉夫君少有湖海氣欲駟馬
鯨無地跨故將能事驚世人坐向雲端差萬馬稍培幽桂
出窻底時放青山來竹鏬人言此興極不淺天遣公忙那
肯赦要須便作輞川圖他日思歸聊對畫

同張昌時宿高明寺

幽臥不知覺窻懸寒日初剡伊夜來雨谿聲到吾廬故人
挽我出忽枉天際書躋險敢自休青山轉籃輿相逢竹間
寺共擷園中蔬殘僧誰在亡奄忽十載餘茗果話疇昔新
晴報鐘魚東雷亦已鳴百草茗頹舒奈何與之子齒髮日
夜踈眷此不能發牽衣更踟躕明朝各回首世事將焉如

次高郵軍

小雨靜林麓鶉鴣相應鳴移舟漾清深薄晚荷氣生歸鳥
盡雙去潛魚時一驚旅蒲若無人渺渺炊烟橫艇子擷迎
我攜魚薦南烹月出殊未高踈林隱微明依沒會有處斗
掛天邊城

阻風雨辟邪渡寄王仲成

渡頭急雨鳴森木杪顛風飛大屋沒霽寒水稻生芽滿
眼青泥車折軸山行値雨舟値風窮愁日日煩天公不如

歸臥澗壑底世事不掃春一空別君兩年重此別喜君胥
次渾氷雪擬將身作賈胡留無奈事如空鳥滅挽我不回
君怒嗔交情把玩轉清新相隨百里還相見只有西山似
故人

避地函亭野步

今日幸無雨天空出遥峯行行不知疲遂至春江涛汲路
轉籬落人家在桑陰平疇漲清波隴麥如人深溝畎戲鳧
鷺新蒲映浮沉我生本樵漁對此諧初心風物豈不好悲
來自難任胡塵暗中原四海如驚禽黃屋狩萬里兩官隔
辰參龍移螻蟻窺月晦蟾蜍侵宇宙有傾覆茲游豈嶇歟
銷憂賴濁醪太息誰能斟

庚午歲屏居零陵七月二十日以門揜候虫秋爲韻賦五首

幽人獨夜時潮落西川楫渡口櫓聲急一江烟雨昏城頭
短長更不寐聽譙門跌坐數千息焚香待朝暾

右一

暑退潦亦收瀟湘淨如染時觀自跳魚衝破青琖琰纖纖
初弦月不受薄雲揜近林應漸寒已有鴈數點

右二

人生幾聰明日夜隙駒驟纔經花信風又過麥秋候吾非

金石堅與世相避逅胡爲聞鐘鳴更歷路傍堠

右三

家山在何許渺渺彭蠡東人來數月程衣敝補道中昨霄
青燈花侶墜釵頭虫兒饑女沉緜歲晚書未通

右四

人言間闊者一日如三秋孤臣昔放逐七見天星周早涔
高門地姓名記前旒如何天雞星不照湘南州

右五

次韻向君受感秋

且欲相隨苜蓿盤不須多問沐猴冠菊花有意浮杯酒桐
葉無聲下井欄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火客氊寒男兒
幾許功名事華髮催人不少寬

向侯柱笏意千里肯爲俗彈頭上冠何時盛之青瑣闥妙
語付以烏絲欄日邊人去鴈行斷江上秋高楓葉寒向來
叔度儻公是一見使我窮愁寬

晚發吳城山

風埽陽侯雲陣平雨催摩詰畫圖成氣吞浦溆重林盡秋
著江湖去鳥明厚祿故人無一字長年三老伴餘生會須
滿意開懷抱到眼廬山不世情

過臨平

一別九霄路風烟長滿衣已成身老大無復世輕肥天闊
鳥矍下山寒人獨歸曉來何似雨春水半巖扉

右一

睡起涼生岸鈎簾坐小窻麥風能起柁梅雨不鳴江往事
心長折歸塗影自矍依然蒲柳地人老故先降

右二

書寧川驛壁

過眼空花一餉休坐狂猶得佐名州雖遭瀧吏嗤韓子却
喜溪神識柳侯盡日野田行穲稏有時雲嶠聽鈎輈會將
新濯滄浪足踏遍千巖萬壑秋

宿鄼侯鎮

當時踏月此長亭髣侶河堤柳色青今日重來堤樹老一
簪華髮戴寒星

微凉初破候蟲秋露草螢光已不流搔首與誰論往事星
河無語下城頭

過靖安鎮

檣竿歷歷表中流暝宿河堤古驛頭天遣山川渾着月人
將榆柳共驚秋

龜山上方

度險逢幽處憑誰寫壯懷連甍棲絕壁孤塔表長淮地本

吳楓接山令禹績皆潮聲從殷寺竹影自翻堦木杪朱欄
出城圾雪浪埋乾坤迷枉渚霧雨泄陰崖丹葉經寒在蒼
洲向晚佳魚龍宵聽唄猿鳥晝窺齋月滿蠙珠實霜清磬
石諧僧盂收柏子樵徑掃松釵左宦書無鴈南烹菜有鮭
風烟欺短髮雲水信殘骸竟作何鄉老虛慚素尚乖江湖
今在眼歸合辦青鞋

醉別季高侍郎

嚋昔追隨翰墨場功名今日愧劉郎英姿合上凌烟閣巧
譖曾遭偃月堂雙槳又乘清夜去一樽聊發少年狂歸來
却共燈花語騎省看成滿鏡霜

漫興

晨起翛然曳杖行一簾踈雨作秋清老來歲月能多少看
得栽花結子成

燕子年年入戶飛向人無是亦無非來春强健還相見送
汝將雛又一歸

北窻

睡起無一事怡然盼庭柯綠陰微缺處最得南颸多

巳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

汾水遊仍遠瑶池宴未歸航遷新廟主矢及近臣衣胡馬
窺天塹邊烽斷日畿百年還海地回首復成非

古鏡行

我有辟邪鏡得之咸陽宮其陰爲天池一母將九龍旁書負圖字土蝕如旋蟲緘以駁雞珍妙極倕之工請言照遠近十里秋毫空豈不鑒脂澤所貴肝膽通問誰爲此器太古非人功客聞重歎息意欲窺靈蹤高臺不辭倚恐客難稱容繩窮匣半啓四室來悲風日車當晝留羞澁如頑銅森然髮上指凛若臨霜鋒我還撫客手此豈世寶同揮淚兩無言掩鏡鞶囊中

蔡天任韻

修廊過午夕陰合蝴蝶滿庭春草長呼兒更捲簾數尺要放晚晴升屋梁

過五嶺

蜀道如天世路稀那知五嶺與雲齊登臨直上凌霄去仰視何妨穩步躋仁傑思親聊稅駕王尊念國欲鞭蹄往還勿謂茲山險更有無窮萬丈溪

詞

點絳唇

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嚙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窻瘦　好箇霜天閒却傳盃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

高柳蟬嘶採菱歌斷秋風起晚雲如髻湖上山橫翠　簾捲西樓過雨凉生袂天如水畫樓十二有箇人同倚

小重山

月下潮生紅蓼汀殘霞都斂盡四山青柳稍風急墮流螢　隨波去點點亂寒星　別語記丁寧如今能間隔幾長亭夜來秋氣入銀屏梧桐雨還恨不同聽

浮溪遺集卷之十五　終

浮溪集附錄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端明殿學士汪公墓誌銘

左朝奉郎克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孫覿撰

建炎紹興間大盜據中原羣惡嘯亡命相聚爲寇於是環四海爲盜區矣天子慨然仗一劒出入兵間禁暴除殘拯溺弔凶於戎馬蹀血之餘以建中興之烈當是時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汪公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一時詔令往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指授諸將感厲戰士訓飭

在位哀閔元元之意具載誥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戶窺牖而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居無幾何權臣樹黨除不附已公亦抵罪斥居永州積十二年更四赦不得還間遇勝日幅巾葛屨登西山循鈷鉧潭入愚溪竝湘流沉文以吊古人而自肆於山水年益高文益奇詩益工華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於數百載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公既沒諸孤護喪歸葬且致公治命屬余銘余與公游四十年知公爲審乃序而誌之系以銘公諱藻字彦章姓汪氏饒州德興縣人曾祖震太常丞贈光祿卿祖宗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

大夫父諱彀官至奉議郎贈少傅妣越國夫人陳國夫人皆陳氏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志學舉子業既成得春秋左氏西漢書讀而好之銳意欲與之並年甫冠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諸生上中崇寧二年進士乙科瓊林錫宴酒半上方賜氷狀元霍公端友屬公表謝授紙筆立就如素習之一坐嘆驚調婺州觀察推官就除宣州州學教授丁少傅公憂憂除授從事郎荆南府掌書記不赴改江南西路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代還至京師會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和進喜事者集錄爲一大卷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用韻句法清新出衆作之右即日傳

布諸公喜而稱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宣教郎遭陳國夫人之喪免喪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符寶郎是歲政和四年也改相王黼頃與公爲太學同舍不相中比當國黜公通判宣州州將俗吏公益不樂上書請宮祠得提點江州太平觀寓家晉陵凡八年終黼之世不用累轉朝奉郎公博學强記自六經百家太史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曆法佛老之衆說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忽悠之序錄靡不記覽山陰賀鑄方回知名士也亦寓晉陵聚書萬餘卷公日從之游多得所未見者凡伏臘衣食所須盡以供筆劄而錄藏之其辭

章明於道德達於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諭馳騁古今貫串經傳該備衆體蓋數十萬言自成一家公在江西徐俯師川洪炎洪芻有能詩聲自負無所屈一日俯見公詩於僧壁嗜曰此我輩人也率二洪詣舍上謁既去公曰騷人墨客撚鬚琢句以自鳴其不平耳烏足尚也至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勸講石室紬書典冊施之朝廷樂歌薦之郊廟鴻文碩學暴耀一世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詩律高妙興寄深遠亦非近世詩人之所能及淵聖登極改禮部進太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踐祚轉朝請郎召爲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大駕狩維

揚詔中書後省試潭州進士何烈烈對稱臣臺疏論列非所宜言罷公爲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復召爲中書舍人擢給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公草高麗荅詔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高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眞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綰黃麻侶六經十字以賜縉紳榮之累轉朝議大夫公自登侍從屬時多故感懷恩遇凡所建請皆當世要務常論諸大將擁重兵高位崇秩子女玉帛已極富貴之欲而根據盤互浸成外重之勢陳所以待諸將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公策又言宣和諸臣交通貴倖一時誤恩官有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臺諫極論方就鐫褫詔墨未乾而建炎恩宥又當甄復盍依祖宗法至中大夫而止論繳數人國論以爲允又言太上皇元符以來至上建炎之元並無日曆可謂闕典古者有國必有史史必有官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自唐至本朝亦以宰相監總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欣納翌日輔臣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領日曆如故蒐攬闕文參稽衆論遠至閩蜀數千里外近在寓公寄客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書旁搜博采遠近畢至分設科條以類詮次纔十二三移知撫州歲餘罷爲提舉江

州太平觀會翰林侍讀學士范冲疏言日曆者國之大典比詔汪某纂集更涉歲月稍見功緒書未成而中止積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矣今方就閒可降詔令依舊纂集俾三朝文物著在方冊非小補也於是有旨復命公許辟官屬二員賜史館修撰餐錢辭不受書成凡八百冊上之上遣使賜茶藥進官二等加中大夫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公前後典六州先惠愛重名教有古循吏之迹唐顏魯公嘗爲湖州刺史公建言昔章聖皇帝幸亳次睢陽親屈帝尊臨見夔廟旌巡遠異代之忠以風厲天下顏眞卿叱叛臣李希烈而死廟食吳興距行殿不能百里宜蒙褒典以

增忠臣義士之氣詔從之賜號忠烈詔下公大治祠屋書牓揭之郡有籍錄朱劾窻戶數十種丹漆之光可鑑寮吏請爲州治樓觀之飾公曰吾葺魯公祠可用也輪奐一新州人大悅徽州學舍敝小方議改築公嘗爲文記鎮江府學之成州將程邁以白金致餽謝公報曰比葺郡學費無所從出而餉金適至已付諸生令拜賜矣又斥公帑之贏續之落成爲一方壯觀轉左太中大夫十一年知泉州殿前司大校蒐選禁軍之伉健者移州具資糧遣送公曰州並海宿兵數百所以備非常留不遣馳奏驛聞大校怒以語侵公免符下乃移知宣州閱月改鎮江府鎮江自經建

炎之亂歲輸上供米率不如數轉運使按視計倉粟之在存者尚負數萬盡扃鑰而去軍食不繼官吏憂窘不知所出而公適至命破鐍給之遺書使者曰官軍張願待哺米在廩中而不予之食群黠饑餓無聊雖錮南山猶有隙也輒以便宜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言者讒公而罷論奏不已落職永州居住更七八年感風痺乞致仕不許竟卒於永州寓舍實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也享年七十六積官左太中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一百戶沒後二年詔復顯謨閣學士官其二子又一年徽宗實錄成書宰輔奏言用公所著爲多詔贈端明殿學士

公性樂易不事藩飾以峙聲名至居官任職則矯矯然不侵爲然諾者也不喜殖財利榮貴三十年無屋廬以居有田陽羨亦不足以卒歲而嗜書學古老且病猶不去手大當梁師成用事小人朋附目爲隱相武人吳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出入臥內公罷符寶可過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我禁從可拱而俟也公謝不往客曰吾曹望隱相之門如在天上名而不往何故公曰若使我與可輩爲伍邪守湖日朝廷和糴米六萬餘斛公視六縣民力所堪鐫三之一而上書自劾詔勿問居歲餘戶部被旨降本錢復糴數萬斛歲適大稔物估相當如數而辦例進一

官公曰吾嘗以減糴待罪幸蒙恩貸今豈可復受賞邪三辭卒不拜海舶次泉闍婆國王附送龍腦數百兩爲公壽公却之或曰異國之王因舶商致方物修故事不可却也公飭送公帑一銖不取公於辭受類如此亦以故遂多齟齬於世始公在太學與王黼有纖芥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者指公爲黼黨黜永州累赦不宥卒厄於窮裔以死雖然朝愠暮喜乍賢乍佞初若一閧然曾未轉盻如潦水之歸壑而高文大冊垂世傳後與古作者並列於圖書之府聖主親覽追錄故侯復還舊物得喪相除孰與公多公之文有浮溪集六十卷行於世裔夷謀夏錄二卷青唐錄七卷古今雅俗字四十四篇公尤工大小篆得李斯陽氷用筆意元配淑人趙氏今配淑人莊氏亦前卒葬於常州宜興縣陽蔡後塢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葬于二淑人之墓子七人男曰恬右從事郎曰悟右宣教郎新差知婺州金華縣丞主管學事曰恪右承事郎曰憺曰懍曰憘並右承務郎曰愇未仕女適右廸功郎莊珪孫男女十三人男曰文舉巖舉皐舉賢舉女適左奉議郎嚴康朝進士孫廷實莊霆莊霈餘尚幼新安汪氏之徙鄱陽蓋已久矣自曾祖至公四世皆以儒學中進士第而公以文章大顯於時德興田園悉推予其兄以郊

祀之恩任兄之子悅命未下而公貶元豐巳未少傅公爲泉之晉江巫而公生後六十年公刺泉入境恍然悲喜太息曰城郭是矣昔陳秀公生於鎮江後建鎮江節築大第居焉實秀公始生之處山川之靈鍾爲人英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銘曰

赫赫我宋崇雅右文藩飾萬物如歲之春治具炳然監于二代儒先茜茜光明碩大偉歟汪公德配先民學窺聖域文媲皇墳芸省讎書螭坳珥筆論經石渠坐五十席代言西掖視草北扉渙發大號雷動風馳持橐剖符出使入侍今之名臣古之循吏風流儒雅慈惠之師六州之氓途詠而思誰私黨讎乃讒乃逐投畀荒裔一斥不復斗野之南光氣屬天理藏不沒至寶在焉擾擾萬生趨死一軌百鍊之英有化無死巍巍昂昂命世之儒流傳海內公有遺書銘公于石石磨可磷公名不磨爲萬世準

宋史文苑傳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頴異入太學中進士第調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賡進惟藻和篇衆莫能及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再遷著作佐郎時相王黼與藻

同舍素不咸出通判宣州提點江州太平觀投閑凡八年
終黜之世不得用欽宗即位召爲屯田員外郎再遷太常
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踐祚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
論奏宰相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免爲集英殿修撰提舉
太平觀明年復召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
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
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縉紳艷之屬時多事詔
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寖成外重之勢且陳所
以待將帥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觀以來貴結
權倖奴事閹宦與開邊誤國得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

下直秘閣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近稍鐫秩而遷延恩宥
又當甦復盍依國初法止中大夫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
學士知湖州以顏眞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
賜廟忠烈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楊前議論之辭則
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
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曆何以示
來世乞即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
以來詔旨爲日曆之備制可史館既開修撰綦崇禮言不
必別設外局乃以郡人顏經投匭憩其敷繹軍食遂貶秩
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予祠六年修撰范冲

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藻纂修事復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餐錢聽辟屬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遣使賜茶藥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爲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赦不宥二十四年卒秦檜死復職官二子二十八年徽宗實錄成書右僕射湯思退言藻嘗纂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端明殿學士藻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群書老不釋卷尤喜讀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爲制詞人多傳誦子六人恬恪憺怲懔憘子悟作怲誤

辨疑　或曰晦翁論渡江之文以羅鄂州爲首疑未及浮溪漢按朱子係滕南夫曰婺源爲縣最窮僻斗入重山復嶺間而百年來異才間出如翰林汪公及我先君子太史公皆以學問文章顯重於世至滕司戶公雖稍後出然其才智傑然遠過流輩譬如汗血之駒墮地千里方將服韅靷鳴和鸞範馳驅以追二公之逸駕則不幸短命死矣由是觀之朱子方推我翰林公與先太史公齊名當代然則朱子又何嘗不崇重浮溪哉　又按公子七人文苑止云六人此就已仕者言子偉幼未仕故未及耳　裔孫士漢識

附羅鄂州遺文

顯謨閣學士程邁傳

高宗書御屏曰文章汪藻政事程邁今並附程公傳

程邁字進道黟縣人程忠莊公靈洗之後登第爲仁和尉

以捕盜改秩知西安縣政疆明競渡者持仗而譁官兵不能禁守以語邁邁遣一吏持判示之曰不即散與俱來衆驚曰此知縣判也即散去部使者督諸郡水旱積欠郡因移文督稅之倚閣逃絕者邁曰衢州數年無水旱何積欠也守不能屈由是他邑畸零逃絕者皆免考試處州回縣有大辟七事閱按釋其三無異議調知鹽城縣宰相劉正夫押勑見其名召與語曰往在大學見君今爲縣有美政薦之徽宗嘉其對除提舉江西常平起家不十年乘使車過里里人榮之民有訟田者二十年不決邁閱其牘問訟者年幾何曰六十六邁曰爾所齎券乃慶曆三年時方年七歲安得妻財置產訟者歎以爲神曰早二十年遇之可以無訟歲旱募流民浚洪州東湖水患爲息後入爲戶部侍郎除提舉措置河北路糴使以辦聞命再任繼除直秘閣中使李彦銜旨宣諭因語邁西城所田須農具邁送鐵農具一車彦大笑尋褫職任太上卽位南京名除左司員外郎後遷大府卿提郊祀事務省什六七因編進命付史館會建州賊葉濃據城稱兵以邁爲福建運使直龍圖閣按舊給州縣鹽就除集英殿修撰知福叛兵至白沙聞有備去建州劇賊范爲陰窺福州統制李捧爲所敗邁遣約降有日會謝鄉等奉使莫募兵遣人誅賊欲自以爲功於是

復叛而所在盜起率萬人建劒汀邵武皆盜區邁且招且捕所向悉平惟范爲未下乃遣新招降張毅使守古田責以立功又謹守南劒界移制置使兵入屯三田范爲由是不敢窺興化漳泉邁度大將辛企宗謝嚮等終不能平盜密請王師航海十五日可至福州庶一戰滅賊章十上不報乃奏謝嚮連賊企宗玩寇且賊不可赦上感悟命大臣由海道賊不虞王師至不一日平費不及民及請錄死士後給脅從無歸者粟及田廬掩露齒選循吏撫養留廣東舶米五萬以寬民賦且乞量留大軍得三千人後松溪及汀漳有寇賴以平紹興二年名進徽猷閣待制知温州黜

平陽吏四十人他縣猶以次遁去上謂宰相曰程邁温州之政光絶前後今之吏師也丁父憂後知信州會議復發運司以邁充使邁以爲祖宗時發運司事權甚重今屬官纔八員而無辟選之文則任大重權大輕給緡錢二百萬欲一年有成效三年有蓄積則利源太狹責效太速又今二百萬不能當昔時百萬所羅固未廣而倉船稍脚之費皆未知所出若責之州縣深懼擾民且謀不審則行不遠責太速則智者不能善其後乃力辭上慰喻之且令增給羅本陛辭又奏曰昔唐劉晏兼九使財賦悉歸一至國朝始分爲三然三司使居内而發運使居外猶相爲表裏今

天下財益分租庸專於轉運常平專提舉鹽鐵則有茶鹽
司鼓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戶稅既總之發運
獨存其名耳況今中外責此司甚重而視此司甚輕願詔
使明知興復之意而行之如祖宗時則臣不敢辭上曰已
詔三省除卿雜學士以增重使權會後省繳奏而止乃置
司平江府以秋成和糴各因其郡縣爲價稍增之糴四十
餘萬而所費糴本幾半廷臣屢以爲言上輒止之尋權知
府事又言今糴本尚二百餘萬緡可糴五六十萬石而一
司官吏與將來漕運所費比民間價又增十四五則糴買
終無補於國虛費用度乃罷就除知鎮江兼沿江安撫使

軍後興爲一新官府陶瓦貸民因興修學校鄱陽歲饑多
盜上憂之進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奏蠲舟車征筭增米
價以招商賈不踰月米大至又手條寬恤三十餘事揭於
州門民以寧息後温州至適火後爲營官舍千區開河渠
立望樓結火保更爲新學多士趨勸詔書褒諭轉左中奉
大夫進[illegible]閣直學士再知福州州有舊招安賊首某等
二百餘人以使巨廩羈縻之郡人常側目會戍兵還朝因
盡遣歸樞密院聽差使尋罷奉祠紹興十五年正月卒年
七十八有漫浪編五卷奏議表啓三十卷詩二百餘篇孫
叔達今宗正少卿太子左庶子羅願傳

司業胡伸傳

語曰江南二寶胡伸汪藻令並附胡公傳

胡司業伸字彥時幼頴悟七歲父課二兄偉伋爲夢蝶詩伸亦隨作末云誰能分覺夢眞妄兩悠悠年十四隨兄游學杭州月試輒先出又數爲之首教官命徒按察之問所用事對如響蘇文忠公時爲守遣鞍馬召與語甚見歎異在太學學中爲之語曰江南二寶胡伸汪藻登第試學官爲教授部使者合薦崇寧初名爲太學正累遷著作佐郎與修神宗日曆及禮書除右正言以親改符寶郎遷辟廱司業嘗坐謫已而知無爲軍時巢縣猾民有訴令者率斂

錢百千櫝藏寘列肆中伸察所訴不實物色之得其櫝與簿書具載所以餉吏者按致其罪慰謝令政仁恕民繪像事之從弟侃字彥和登第後嘗知樂清縣廉訪使令買甘數甚廣枚直六百侃不從以事見按繼知黃岡縣亦以病自免後累調官不赴居數十年性好書晚苦目病猶使子孫誦而聽之預自爲墓誌將終與醫叙訣醫出及門而絶

羅願傳

新安府志

汪藻字彥章婺源還珠里浮溪人觀察推官轂子幼學精博好春秋左氏及漢書登崇寧二年第瓊林宴中席頒氷狀元霍端友屬使謝授簡立成一座驚嘆後爲江西提學司屬官徐俯以前輩文章擅名見其詩于僧壁曰我輩人也率洪炎洪芻往訪之還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歷校書著作佐郎符寶郎故相王黼以大學同舍不相得比當國黜通判宣州梁師成方用事薦人多至大官時號隱相聞藻罷使其客吳可通誠款曰服公名舊矣幸過我禁從可立得藻不往至宣州未幾請祠凡八年終黼之世高宗時爲中書舍人權給事中兵部侍中兼侍講直學士院國步方艱一時詔令典冊皆出其手能道上意所欲時以比陸宣公嘗草賜高麗詔上顧輔臣稱其得代言之體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書唐杜甫詩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又請續元符以來至建炎改元日曆因命兼領尋除龍圖閣直學士出知湖州領日曆如故移撫州繼提點江州太平觀翰林學士范冲以爲藻所纂日曆涉歲月稍見功緒一旦中輟後人益難措手可因其閒使仍舊纂集從之上其書凡八百帙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以從官典鄉郡人以爲榮爲泉州三衢大校閱禁軍優健者使州具資糧遣送藻以爲州並海宜宿兵備非常留不遣封新安郡侯徙知鎮江府府經亂後歲輸上供米不如數轉運使庾中見米盡封之猶負數萬軍無以食至則破鐲給之以聞始藻坐王黼故出至是言者猶以爲黼黨罷之後二年詔復職官其二子及徽宗實錄成用藻所著十蓋七八贈端明殿學士藻性樂易不飭名譽居官矯然不侵前後典六州多惠利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群書老不釋卷精小篆有浮溪集行于世又有裔夷謀夏錄青唐錄古今雅俗字○一統志婺源德興兩載之鶴林玉露羅景綸曰建炎之詔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

文獻通考馬貴與曰按建炎中興之後兵弱敵强動輒敗北以致王業偏安者將驕卒惰軍政不肅所致汪彥章胡致堂二疏切中時弊

附錄終

補錄祀永州祠堂文

西潭先生安撫荆襄巡歷零陵兼省浮溪公祠郡守錢君爲新飭之

嘉靖三十四年歲在乙卯某月某日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汪大受謹告祭於

宋端明殿學士浮溪先生汪公　惟公在宋南渡以文章大手翼贊中興之烈而感激時事敷陳忠讜聞者悚慄受知天子日深躋位既融矣竟厄讒言斥置居永以終其身世以公詩文精妙與柳儀曹並稱而公節槩特出居永日久其流風遺韻尤爲深長也柳有專祠而公祠日久就湮茲得郡守錢君新飭

之小子來撫是邦適觀厥成某與公同所自出而喜先哲之道復光也敬陳菲薦用引謁忱俯仰昔人豈勝慨慕嗚呼公以一代偉人而乃屏跡遐方黻袞勳猷黯焉萋菲何其不幸也然而百世之下邦君人士以時展祀英儀雅度如或瞻挹於零陵佳山水間而肅然起敬自得師表則豈非是邦之幸哉繼自今尚德虔事宜永永無斁惟公不忘舊遊庶其格神于茲

補錄終

浮溪遺集述事

浮溪文集宋端明殿學士汪公某所著也公婺源人卜居龍溪四世而公生雄才博學正色立朝備載史冊生平著述甚富有文集六十卷以所居浮溪名焉南渡以後學士大夫傳誦公文如夏鼎商彝巍然法物至正初子孫以公集全編語多不韙且青唐諸錄又多忤時不復成書問世百年以內子孫播遷靡定閱三世而公裔亦盡歸婺分處各方家遺簡編喪亂散失洪武初廣徵獻籍而公集之存者十不得五子常趙先生訪公遺裔搜求家乘得文若干擇其有裨國是者約爲一十五卷題曰文粹而公之文與

公之爲人復聲施於後世成化間版久蒙蝕族人欲鐫而未逮弘治癸亥秋稚子入成均次春瓊璣亦趣裝棘院晤寗菴吳先生於壁水詢及公文璣以所攜笥內文粹繕寫一冊以求重訂先生敬而受之是秋放闈璣以鎩羽歸亦遂倦勤忘日矣越四年見公之文粹時已盛行捧誦馬氏序文言文粹疑于常所未見不知文粹一書乃于常先生搜全籍於斷簡之餘躬自校閱存什一於千百耳此璣考之家乘徵之藏弆而知其所以然也惜乎璣未克登馬先生堂奉家乘以求正卒使子常先生表章之意與殘簡同腐是璣之咎也於是自忘固陋復取原集一十五卷載加讎校并彙前後序文於右亟付剞劂使知此書本末云

正德己巳菊月裔孫瓊璣識

浮溪集六十卷載在文苑錄諸言行先儒鴻慶孫氏草廬吳氏定宇陳氏稱道最詳他如彙苑藝文各志並列其目然而求其全書則蕩然滅有蓋公寓居龍溪祥興至元間故家文獻散佚泯絕而龍溪重遺兵焚我公遺集十不存一矧公之子七人亦各漸歸故土分處婺之西南城邑吾祖爲公之長裔則遷居婺城之西溪是也其遺文仍存一二洪武間同郡趙子常先生來訪家乘約爲一十五卷而猶嘆惜于亂亡之餘我公之文子孫失傳者多矣更爲搜

輯梓以公世先生又不及竣事而輙已升遐此則公文之不幸也余先世常鋟善本嗣以差徭分居北籍子若孫方聚族之不暇又安知先世文物之可貴尚乎正德間五世祖太學公復加繡梓萬曆間又遭西溪回祿之變板已成燼先君易簀時惕然以先世遺文泯墜是懼余小子謹承先志遍搜家乘葺其殘缺勉捐已力鋟以成書庶家有其傳而我公遺文或由茲昭示于無窮耳

康熙戊申一陽月至前一日裔孫士漢記

[illegible]